# 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合四書

朱子文集答曹元可曰聖賢之書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

又大學或問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不會極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此四書

王彝七經中義曰程子見大學中庸非聖賢不能作而俱隱禮記中始取以配論語孟子而為四書

葉適水心集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曰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為世家傳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元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翺文人也愈本曾參翺尊子思矣二千年間萌糵泛濫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採詳考知本統所由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為之傳揭大學中庸為之教語學者必曰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次第不差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

王禕文忠公集四子論曰四子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論語先漢時已行諸儒多爲之注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注之者鄭元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注之後遂顯矣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實始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而未有專書也至新安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爲之註大學中庸則爲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於是四子者與六經皆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矣

周焱四書衍義序曰伊洛諸儒有功於六經不細而言論孟者或不及於庸學言庸學者或不及於論孟未有知四書之爲全書者惟朱夫子沉涵義理之精微研覃

性命之蘊與爲四書所謂集大成者也

按唐人嘗總稱四庫書爲四書陸龜蒙詩嘗閱四書目經史子集焉是也又李肇國史補言天寶中以四子列於學官所謂四子乃老文莊列四道家書玉海經解類載開元詳定傳注四書所謂四書乃孝經尙書古文孔鄭氏注及子夏易傳王弼老子注四種皆非今之四書今四書惟朱子始配合之前朱子而於學庸語孟各有專義行世者僅無垢張氏一家文獻通考錄張氏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宋藝文志統謂之四書解朱子以張氏所著說解陽儒陰釋嘗爲雜學辨以正之蓋其

書未醇矣然於四書之合實惟造端不可竟沒也

宋史選舉志乾道時朱熹嘗欲罷詩賦而分經史子時務之年其私議以易詩書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及三傳爲一科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議雖未上而天下誦之

按朱子集註成於淳熙五年章句成淳熙十六年而乾道時先有諸經皆兼學庸語孟之議是議之起其即朱子作集註章句之權輿夫

宋史朱子傳曰所著有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既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

又李道傳傳曰嘉定初道傳言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

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陛下明詔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或問四書頒之大學

又劉爚傳曰爚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又請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

按李劉兩傳中俱見四書二字之目又傳論言劉爚表章朱熹四書術道之功莫大焉在朱子語錄則云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也合右列各晉元可書大學或問二條觀之四書二字雖經朱子自道之矣然熟玩之則俱該舉之辭實

未嘗標題簡端以爲章句集註都用也宋理宗詔立朱子書於學官帝紀本傳俱分析言之曰大學論孟中庸元定科舉條制亦曰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出題用朱氏章句集註其時儒有四書定號史氏何不悟繆費若此乎宋藝文志錄諸經義其以四書稱者惟沈貴珤四書要義張九成四書解陳應隆四書辯語三家連附類末而總題下復自注云沈貴珤以下不著錄是其所本宋代舊錄概未有以四書目其書者惟倪倪等採於時人口傳有之愈可證朱子無自標四書事也元代學者凡所自著學庸論孟義多以四書總題始幷宋儒之書追加其目相沿成習

以迄今茲轉覺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兩目之繁重而生疎矣

張存紳雅俗稽言曰朱子合大學中庸於論語孟子原謂之四子自成祖命諸儒纂四書大全始有四書之名

按此又矯枉過直之言元代人著四書義說今有存原刊本者實已標四書爲目李師聖云元太祖嘗語一後生之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姚樞語其子曰吾敬信四書如神明皆爲元有四書之名之證

毛奇齡中庸說曰當時聯經者曾抽大學中庸二篇幷論語孟子合稱小經而有宋因之遂改名四書然無有說作四書傳者惟朱氏撰大中二傳名章句又作論語

孟子二傳別名集註原分兩書自元仁宗朝創八比法
用朱氏章句集註取士於是合爲一書
按如毛氏說則朱子前早有四書之稱矣考宋初所
謂三小經論孟與孝經也何嘗有以大學中庸抽弁
名爲四書事耶其言章句集註之合由元創八比法
取士時始似爲得之
萬歷亟編內閣書目曰宋理宗朝錢時注解論語學庸
附以孝經爲四書
元史李好文傳曰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孔
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義爲書
十一卷

臣林曰孝經篇章甚少義理甚大而夫子亦行在孝經應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重使人人皆童子習之併以試士則庶幾經學大備矣

吳澄孝經敘錄曰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眞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

學政全書曰乾隆元年僉都御史李徽請將孝經訂入四子書中王大臣議覆四子之書乃朱子所訂宋理宗頒行學宮至元明以及我　朝遵行已久孝經如何可與並列況朱子爲孝經刊誤疑其非盡聖人之言說得多不親切吳澄亦曰觀朱子所論雖今文亦不無可疑

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可去存其所可存朱子意也張恆曰朱子識見高明孝經之出於漢初者尚且致疑則其出於隋世者何足深辨刋誤一書姑據溫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也朱子於小學書所纂孝經之文其擇之也精矣曷嘗盡疑孝經之非哉此張恆跋吳澄之言也蓋惟朱子考據精詳諸儒亦疑信參半特以名爲孝經稱述孝道殊於治道有補此制科取士首試四書文三篇而第二場首題用孝經論一篇與性理參錯互出蓋以尊崇聖經總期發明經義文與論何擇焉李紱欲請訂入四書將使天下後世謂四書訂於朱子五書訂於李紱乎何其不自量也奉

硃批這所奏是

謹按錢時李好文諸人皆有以孝經訂入四書之意

未體察朱子之所以置之也李徽摭其緒餘公然

上諭誠見其不知量恭讀議覆之辭則凡妄逞胸見

立異以務名者可以知所警矣

蘭谿徐鋆校字

#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 四書次第

朱子大學或問曰問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中庸何也曰是書垂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問非一人記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初學日用所不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至

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

又中庸或問曰讀書之序須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道中庸半截都了

又語錄曰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又文集答郭希呂曰看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

又答王晉輔曰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務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則自將無慕於外

又嘗臨漳所刊四子後曰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故今刻古四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幷竊記於此

按朱子四書之次原以論孟繼大學而寘中庸於末或問與文集語錄皆明言之臨漳本中庸處孟子前有乖於朱子本旨朱子復書後以正之今以語學子乃有訝之爲新聞者諄諄之誨何竟聽藐藐歟

朱子答楊子直曰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冊難作標題故如此寫

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顛倒只如大學據
程先生說是孔子遺書而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
固在論語之右非某之私說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
復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爲大學壓論語發恐又只是
曩迂作祟意欲擯斥孟子耳

按朱子章句集註原爲兩書而讀之次第又當統合
爲一楊子直似謂統合兩書則集註不應寘章句後
故朱子答之如此今卽大學太薄裝不成冊數語知
朱子論爲學次第固以中庸處論孟後而當時裝冊
却仍與大學相連別集有答向伯元書云今納四書
五冊仰塵燕几儻非學庸連裝爲一則論孟二書必

不能共爲三冊矣今之裝四書者皆爲五冊共分合

亦猶因朱子舊夫

宋史理宗紀寶慶三年正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

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志講學

緬懷典刑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又淳祐元年正月

詔曰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

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其令學官列諸從

祀

元史選舉志曰皇慶二年詔定條制蒙古色目人第一

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

集註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

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
按二史所云是當崇尚此書之始須布詔旨俱體朱子本意以大學論孟中庸相先後也道學傳稱程正叔之學亦云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程子之教未及中庸史言蓋卽取大學或問中意
陳亮龍川集楊氏中庸解序曰不由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春秋之用宜於易無用心之地也
眞西山集送周天驥序曰書不可以泛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
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曰自八歲入學讀小學書畢次讀大學經傳正文次讀論語正文次讀孟子正文次讀

中庸正文自十五志學之年依朱子法讀四書註讀大學章句或問畢次讀論語集註次讀孟子集註次讀中庸章句或問

陳櫟隨錄曰四書亦當讀之有次序文公定法先大學次語次孟末及中庸今皆當按此用功精熟以看四書

揭傒斯撰吳澄神道碑曰十歲得朱子大學等書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

按自朱子定此次第龍川以下隨巳從之元人之讀四書悉謹依無紊不知何時而此次不傳著也明薛瑄讀書錄云五經之後大學論孟中庸王文祿明世

學山云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其時猶先及論孟後及中庸

經義考曰元趙氏悳四書箋義纂要十二卷崑山徐氏傳是樓有雕本其書雖遵朱子論說而以大學爲先次以論語又次孟子又次中庸

按趙氏書以此相次正是遵依朱子今人狃於成見乃反以爲異焉通志堂經解中所刋四書辨疑亦以中庸處論孟後二書蓋得存原式於百一者

陳士元論語類考曰明設科舉士初試七藝論語居先故允堅時事漫記曰洪武甲子科始定場屋制所出四

書題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廖道南殿閣詞林記曰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題而不及孟子十年會試出中庸大學孟子而不及論語成化元年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一道遂爲例

按元經問經疑詔舉經目曰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其時設問出題當遵此次爲先後矣今鄉會試題不如其次亦不如監本次而以庸繼論以孟繼庸據廖氏記當更定自明成化後也朱子之次以學者難易緩急爲先後監本之次以章句集註類比爲先後試題

之次則以大學雖述自曾子而冠以孔子之經與論
語皆孔子書子思孔子孫孟子子思門人蓋又以聖
賢道系爲先後意指各成並行不相悖也
禮記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文集答宋深之曰大學當在中庸之前某向在浙
東刻本見爲一編
經義考曰司馬光等中庸大學解義以下諸家皆以中
庸先大學不紊小戴之舊蓋科舉之學未盛故典型尚
存也自考試程式一定於皇慶再定於延祐於是經問
經疑冠大學於論語孟子之前以中庸居末科目日重
知有朱子而不復還小戴記之次矣

按諸家既以中庸先大學而省而稱之更或謂之庸學熊駁胥有庸學緒言曾貫有庸學標注饒魯有庸學十一圖皇慶以後考試程式既定尙有黃氏潤玉著庸學通旨二卷

程伊川遺書曰學者先須讀論孟窮論孟自有個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

陳櫟論語訓蒙口義曰讀四書之序固以大學爲先然綱三目八布在十有一章初學未有許大心胸包羅貫穿也論語或一二句三數句爲一章憭應猶易啓發側蒙宜莫先焉

林之奇孟子講義曰孟子之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

學論語者必自孟子始
方孝孺學辨曰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
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
六經有所指矣
按數說與朱子不同不可遽論是非姑並存焉
東陽李宗靖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七

仁和翟灝晴江學

四書名義

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曰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司馬光大學廣義曰離經斷句解疑釋結此學之小者也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盛德著明於天下此學之大者也故曰大學

朱子經筵講義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小子之學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學故以
大學名之
四書通曰朱子以爲因小學之成功著大學之明法小
學大學乃以年之大小言
問辨錄曰晦翁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敎人之法
也然則所謂大學者是天子之成均也成均何可以名
書且是成均之訓規也又何以爲孔氏之書則知其非
然也又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方十五時學業安
能遽成乃由鄕升之司徒又由司徒升之學乎且學通
上下安得以人之長幼分爲大小比年入學以至七年
小成九年大成蓋以次而進豈謂孰爲小學孰爲大學

乎王浚川云古人論小學如農圃醫卜歷象干支之類非謂八歲入小學也大學卽詩書禮樂修齊治平之道蓋德行道藝之純者也若學其大則自入歲至十五其學非有二一本後世乃將年之大小岐而二之非古人之義矣茲言良是

榕村語錄曰大學者大人之學或以問朱子朱子曰成人之學也今人多講得如孟子所謂養其大者爲大人之大人非也其實大學者太學也今人於周官小司馬小司寇等皆知讀小爲少却不知大司馬大司寇等亦當讀大爲太也如大宰之爲太宰小宰之爲少宰其顯然者則大學之爲太學小學之爲少學明矣

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

郭忠恕中庸說曰極天下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之至變謂之庸

程子遺書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朱子語類曰問中庸二字舊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著曰此其所以粘著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咜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

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又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看山時即是謂之山行著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冷水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

禮記集說新定顧氏曰理有自然之則非過非不及聖人所以名之曰中理無所變更歷萬世如一日聖人所以名之曰庸易言太極書言皇極中之謂也易言貞者事之榦又言常久而不已庸之謂也

侃思中庸集義曰堯舜授受皆曰允執其中而未有言庸者孔子始以中對庸言之其在易之文言曰龍德而中正者也繼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猶分言之也至論語始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于是中之與庸始合爲一子思之名中庸蓋本諸孔子也

四書湖南講曰庸訓用又訓常絕無訓平者庸卽中節之和惟爲天下之達道故是常常用之耳中庸之理極

卑邇又極高遠極高遠又極卑邇圓通不可執泥若單說平常則落邊見

劉熙釋名曰論語紀孔子與諸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

周禮大司徒疏引說文曰直言曰論答難曰語

論語義疏序曰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此書之體適會多途夫子平生應機立教事無常準義既不定一方名故難求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爲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一捨字制音呼之爲倫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一捨字從音爲倫說者乃衆的可見者不出四

家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士呼論事爲倫事義趣猶一也三途之說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從音依字二途并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倫者明此書義含萬理經綸今古自首至末環轉不窮依

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爲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也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毛詩傳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曰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今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語爲其名故名爲論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歿後方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乃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率爾故也二則欲見此語非徒然之說皆先論已以備有圓周之理理在於事先故以論居語先也

陳祥道論語全解曰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勿

議叢論則及理耳所虧者道議則及義耳所虧者理聖人豈不欲廢去應問體道以自冥哉道無問問無應不發一言下與萬物同患此特晰人耳非聖人之所尚然則孔子雖欲忘言豈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學者之問而已夫是之謂論語

十一經問對曰論語者孔門師弟子討論文義之言語也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

論語詳解曰此二十篇之文以人宜稱孔子以所言宜稱道德而稱論語者為其不離言語云耳夫以聖人之

言純粹以精不離言語而況於百家之書如所謂道德南華淸淨圓覺之類皆自僭稱爲經名實相遠夸誕無稽聖人所以貴默識而憂子貢之徒之多言也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謂之孟子

法言君子篇曰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異乎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

孟子疏曰凡書傳直言子者皆指孔子以其師範來世人盡知之故不必言氏也孟軻有德亦足以師範來世宜以其氏冠子使後人知之非獨有孔子又有孟子稱爲子焉

十一經問對曰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如荀子揚子故謂之孟子

東陽王喬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四書字數

大學章句曰經一章凡二百五字傳十章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張文潛大學偶言曰大學僅一千七百五十一字而其雜引詩書及古今人語二十七處凡三百八十五字

中庸外傳曰中庸計三千五百五十四字

按今本實三千五百六十七字宋刻本末章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少一之字

漢石經論語總題曰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口字

王應麟小學紺珠引鄭耕老勸學篇曰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周密浩然齋視聽鈔曰論語共一萬七千七百五字

宇文虛中題將習齋詩曰魯論二萬三千字

金石文字記曰唐開成刋立石經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石刻鋪敘曰蜀石經論語三冊序三百七十二字正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

按論語字數言人人殊卽謂其各依所師授亦未應懸絕如斯若鄭氏宇文氏所稱必字畫傳寫有譌也今據集註本分篇計之學而篇四百九十三字爲政

篇五百七十九字八佾篇六百八十九字里仁篇五百一字公冶長篇八百六十九字雍也篇八百一十六字述而篇八百七十三字泰伯篇六百一十四字子罕篇八百六字鄉黨篇六百四十二字先進篇一千五十三字顏淵篇九百九十二字子路篇一千三十五字憲問篇一千三百四十字衛靈公篇九百五字季氏篇八百六十三字陽貨篇一千一十九字微子篇六百一十八字子張篇八百四十二字堯曰篇三百六十九字通二十篇共凡一萬五千九百一十八字與石刻鋪敘所計蜀石經正經之數略同序及所題學而第一爲政第二等文不預數內

論語義疏本共多出一百九十三字除少字三十五計實多一百五十八字

孟子題辭曰孟子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孟子疏曰云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合七篇而言也今計梁惠王篇凡五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滕文公篇凡四千五百三十三字離婁篇凡四千二百八十五字萬章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告子篇凡五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篇凡四千一百五十九字總而計之是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所以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

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

郡齋讀書志曰蜀本石經惟孟子不題經注字數

陳士元孟子雜記曰趙氏謂孟子二百六十一章今實二百六十章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計字數梁惠王篇上下共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上下共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上下共五千零四十五離婁篇上下共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上下共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篇上下共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上下共四千六百八十三統之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按宋鄭耕老識孟子字數與趙氏同疏更篇分以詳核之若其數爲得實然即疏所分布總積其相差已至六百疏敘盡心下篇章數明只三十八章而云凡此三十九章蓋作疏者之不顧檢點積習成常其每篇所分布字數類亦隨意漫綴不足爲考驗也陳氏就時本計之實較趙氏自題多七百二十五字今一一案覈則梁惠王篇上下數正相符而公孫丑篇今少三字滕文公篇多一字離婁篇少四十字萬章篇多四字告子篇少二字盡心篇多九字就中惟離婁篇參差爲甚而此上篇實凡二千三百九十四字下篇實凡二千三百五十五字合之未嘗爲四千七百

八十九也若正此一誤則適七篇㪅今本僅多九字耳大概古書流傳往往患其脫佚不應孟子字轉多於古趙氏夾柱中勤苦三載字數之末亦不應布算有差後之浮出當由五季以上未尊立孟子學者各習其師雜本交錯致然宋初升經則嗣後之更浮出者寡矣疏所據爲宋時本強欲以合趙氏元數事勢固所不能乃不明白申說而爲之依約遷就率意武斷何怪其敗闕之顯露耶

金華徐謙校字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諸家演繹論孟

通志藝文略續語類有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

按唐志列正言於經解部列次論語於論語部似正言但解說論語次論語乃輯他文續之如宋薛氏葉氏等所爲也今佚不傳不可詳考

薛據孔子集語自序略曰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一話一言之記載尚左尚右之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燔秦之後逮景武

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子思孟子更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時有韓嬰者與董生齊名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爲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爲孔子沒後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十篇爲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僞者哉遂取諸書所載裒而聚之日累月積浸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

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詮次爲二十篇題曰集語

按薛字叔容永嘉人仕浙東提舉司景定初進書於
朝朝臣徐經孫劉克莊等狀乞收藏秘書省中稱其
有益學者今檢其書引說苑者十居四五餘惟國語
史記韓詩外傳尚書大傳數種爲多又雜取讖緯如河
渚五老子路戕鯷魚孔母感黑帝等怪謬事蓋猶語
未詳而擇未精矣先是慈溪楊簡採經傳諸子中孔
子語分別篇第加以注釋題曰孔子大訓凡六卷續
溪胡仔亦採經傳家語文分年系之題曰孔子編年
凡五卷皆類薛氏此編而覘所題目乃自纂輯爲一
家書未嘗有竊附論語意也今不槩列

經義考曰宋葉氏由庚論語纂遺戴氏頁齋論語外書皆佚明鍾氏韶論語逸編三十一卷存

按鍾韶海鹽人其書以孔子暨顏曾思閔以下三十人人爲一卷孔子居全書三之一餘或十數條或僅一條爲卷如引孟孫氏孟子事各祗一條而所謂孟孫氏卽孟子也分卷既甚草率採擇尤未精詳

潘士達論語外篇自序略曰論語而外稱聖人之言而得其眞者子思孟子耳檀弓荀卿自附孔子之徒所記語多不純荒唐如莊夸炫如左其誣聖者固多間有一二事非聖人不能爲一二語非聖人不能言者卽以補論語之遺可也予取豫章李氏所輯論語外篇與諸所

裁孔子之言求其理之正言之無疵者倣論語二十篇遺意自論學以迄聖績各條其類列布學官蓋有論語在則諸書不能混有聖人之言在則諸家之言亦不能混也

按潘字去悶安吉州人萬歷壬辰進士其書二十篇論學第一爲政第二示訓第三人倫第四明經第五儒行第六出處第七諫諍第八冠婚第九喪祭第十禮樂第十一論仁第十二治化第十三刑罰第十四綜古第十五程人第十六衡事第十七博物第十八雜論第十九聖績第二十採擇詮次視前二家爲有倫理其所因豫齋李氏未詳何人書亦未見

曹庭棟逸語例說曰孔子之言見於論語及周易禮記春秋三傳孝經孟子已皆尊之爲經頒諸學校天下萬世共覩矣他如周秦兩漢以訖晉宋齊梁其間諸子百家之書尙多記述苐傳聞異辭純駁互見固不可概信爲眞亦豈得盡疑爲僞是在後之學者爲之審擇而已庭棟學識荒陋敢云聞道特慮羣書沿襲疑信相參用是殫心潛體剖誣正誤以傳其信夫去聖已遥微言莫質亦信夫理有可信而已若及門諸弟子之言間亦附入合而輯之次爲二十篇大抵專于記言略于記事故凡敘述繁冗無關訓法者摘錄訓辭約文見義其例皆竊取論語而其文則爲諸經之所逸因名曰逸語至於

篇以類分自修已及乎治人與夫所以爲窮理格物之助者悉具其梗槩使讀者循節求之諸經而外更覩聖人垂訓之詳於學術人心不無小裨也夫

按晋所輯書概以隋唐爲限每章之末各詮書名復宗論語集註之意訓詁義理先儒語錄有可參證者幷引據焉每二篇合爲一卷凡十卷

宋滙孌郡先賢傳曰王柏以論語屬辭聯事集爲魯經章句而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已整比成卷質之葉氏由庚由庚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茀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

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況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先見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叙道統同一意恐不但思古傷今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惟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循栢深服其言

按王氏魯經章句世無見者當因龔氏言遂撤其業原未有成書矣所云第一篇首條子溫而厲云云即其書梗概之可見者蓋亦前儒改定大學流風與上

諸家之纂輯雜書者別

崇文總目曰續孟子二卷唐咸通中林慎思所撰慎思以孟子七篇非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按法言中說斤斤規倣聖人識毛失貌說者多非議之然二書猶自爲撰述未嘗假托於聖人也林氏公然代孟立言雖詎足典訓乎宋元劉希仁吳鑑明蕭道源諸人各爲序贊以相昭表惟以其人之大節可稱因其行以重其言非謂其書之果堪續孟也慎思字虔中福州長樂人官至水部郎中乾符中黃巢犯長安罵賊而死所續孟子凡十四篇一曰梁大夫二

曰梁襄王三曰樂正子四曰公都子五曰高子六曰公孫丑七曰屋廬子八曰咸邱蒙九曰齊宣王十曰萬章十一曰宋臣十二曰莊暴十三曰彭更十四曰陳臻所訂一篇實則僅一章耳

浦江傅龍光校字

#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

仁和翟灝晴江學

## 歷代石經

後漢書蔡邕傳曰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則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

楊龍驤雒陽記曰太學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

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存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隋書經籍志曰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曰今字石經論語二卷蔡邕書

張舜民畫墁錄曰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

邵博聞見錄曰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邕書尚書禮記論語論語多可辨每語必別出至數十語則曰凡章若干

西溪叢語曰漢魏石經湮沒殆盡往年雒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

段又有公羊傳一段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

廣川書跋曰石經論語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而字鳳兮鳳兮下作何得之衰也

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誰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日是然後日是知津矣比今本多二字耰而不輟作櫌不輟夫子憮然作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斿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於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去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當耶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如論語意與之與孝于惟孝夕死可也曰是是知津矣櫌不

輟子路以告子憮然豈其杖而耘其斯以乎嘗諸宮牆
買諸賈之哉之類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同之語若曰
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
此石本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人好事者時
時得之若騏驎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
最多張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雒中所有
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
立郎中臣詔上臣下背欽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
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
洪适隸釋載石經論語殘碑文曰鮮矣不好犯上而好

佗下缺本本立缺字一道生孝下缺曰道千乘之國敬事
下缺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缺而有信雖曰未學吾
必謂下缺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下缺與意板本作抑亨之
與子貢板本作貢曰夫子缺字五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下缺
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缺字五禮節之亦不板本
有可字行下缺焉可謂好學已矣板本作也已下缺而無諂富
而無驕下缺告諸往而知來下缺人之不下缺章已上
學而篇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缺乎板本作于學卅下
缺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缺字一何下缺曰生下
缺葬之以禮祭下缺以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
缺勞有下缺孝下缺廋哉人焉廋板本有哉字　子曰溫故

而知下缺子下缺器子贛問下缺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下缺子下缺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下缺之下
缺子曰書云孝于板本作乎惟孝友于兄下缺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下缺○已上爲政篇曰人而不仁如禮
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缺十一字與下缺與對曰不能子
曰缺五字山不如林放缺九字也射下缺曰起予者板本有商字
也始可下缺子曰下缺殷禮吾下缺也知其說缺三字天
下也其缺一字示諸斯乎下缺如神在下缺於二代郁郁
乎下缺大廟下缺子知禮下缺禮下缺也下缺以柏周
人以栗曰使民下缺往下缺門國板本作邦君爲兩君之好
有反缺一字管氏下缺知禮下缺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

缺二字出曰下缺無道也久下缺觀之哉　凡廿六章巳
上入佾篇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板本有也字　子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下缺顛沛必於是　子缺二字末
見好仁板本有者字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缺過也
各於其黨缺二字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
作矣下缺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
門依从禮下缺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下缺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下缺○巳上里仁篇有三乎之
愛於缺字一父母板本有乎字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
矣哉下缺君子板本有亦字有惡乎子曰有板本有惡字惡稱人

之惡者惡居下板本有流字而訕上者惡下缺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　子曰年卌板本有而字見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

六章　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何缺一字去父母之國板本

作邦缺一字景公持孔子曰若季氏下缺　子曰鳳兮鳳兮

何而板本無而字德之衰也板本無也往缺二字可諫也板本無也字来者

猶可追也下缺板本無也　執輿板本作與者為誰子板本無子路曰

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板本有曰二字也　是知津矣下缺

若從避板本作辟世之士哉擾板本作耰有而字不輟子路板本有行字

以告板本有夫字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缺穀不分孰

為夫子置板本作植其杖而耘板本作芸子路拱而缺一字止子路

宿殺雞下缺禮板本作義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無　欲絜其身

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下缺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从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下缺少缺一字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缺○已上微子篇交於子張子缺一字曰子夏缺一字何對曰子夏曰可者缺四字者距板本作拒下缺子夏曰雖缺五字觀者為致遠恐泥是以下缺其事君子學下缺子夏曰小人之過下缺曰下缺子夏曰大德缺五字出入可也　子斿板本作游缺六字子下缺君子之道焉可缺二字有缺一字有卒者其唯聖人下缺仕而下缺曾子曰吾聞諸子板本有夫字人未有自致也者板本作者也必也親喪乎缺一字子曰下缺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贛曰紂之缺一

字善缺一字是其下缺板本作之敬曰仲尼焉學子敬曰文武之道未墜板本作墜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下缺告子敬缺一字敬曰辟諸板本作之宮牆板本作牆賜之牆缺二字窺見室家之好夫下缺尼不可毀缺二字人之賢者丘陵也缺二字踰也仲尼日月也下缺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缺○已上子張篇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朋毋板本作無以萬方萬方有缺一字板本有兩罪字在朕躬下缺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缺一字寬則得衆敏則有功缺一字則說下缺不驕威而不猛子缺一字何謂惠而不費子曰缺一字民之下缺尊其瞻視儼缺三字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下缺○已上堯曰篇凡廿篇萬五千七

百一缺字一字○買諸買之哉包周缺四字　蓋肆乎其肆也

缺一字○周下缺曰言缺一字而在於蕭牆之內盡毛包周

無於下缺○諾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工陳與

刻　右論語石經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擬其枝買之哉者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

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

金石文字記曰漢熹平四年石經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

按一字石經者別乎三字言之也三字備古文篆隸三體一字惟隸而已世存一字遺文列有堂谿典馬

日碑等姓名此論語又避漢高邦字之諱其爲漢刻無疑范史儒林傳誤以三體書法屬之熹平隋志言魏正始立石又誤三爲一字後之談石經者往往因承其謬洪适及趙明誠金石錄辨之審矣雒陽記云論語三碑二碑毀據此則彼時所存已惟一碑而宋時發地所得乃有其二二碑所載前後僅止八篇餘十二篇度亦非一碑所能容雒陽記原云二碑二碑毀劉貢父謂若是則皆毀矣近盧浦杭氏作諸史然疑乃參上文四十六枚總數定爲三碑別考楊衒之記又云四十八枚二碑二字既譌安知四十六之六字不亦傳寫譌耶今更實覈上當從楊氏爲四十八

下當云論語三碑存二碑毀蓋其初立五碑而將之所存者三至宋又失其一於事理始爲允協也董氏言前一碑可識者二百七十字洪氏載有四百六十後一碑可識者三百五十七字洪氏載有五百十一董氏所見或非其初拓者乎迨婁機著漢隸字源則云存一百四十三字與顧氏見二本相類蓋又漸久而漸就摩蝕矣洪嘗以所得遺字翻勒會稽蓬萊閣中吾邱衍謂其破缺磨滅不異真古碑惜今亦亡

酈道元水經注曰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字石經

魏書江式傳曰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

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

按隋志所錄三字石經尙書春秋而已集古錄記其遺字八百二十有九乃惟左氏傳文於論語諸經未詳及也據晉衛恆傳云漢得尙書春秋孝經論語於孔子宅秘藏希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則古文之遺經凡有四魏建三體其古文既特摹漢所藏論語孝經不應故除去之其石以北齊時遷鄴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遭營造司用爲柱礎至唐初收萃無幾志蓋據當時收萃所存故只及二經耳

晉書裴頠傳曰頠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西溪叢語曰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於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晉隸書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謬謂之蔡邕字矣

按此刻不詳何經未應泛列考中以姚氏叢語之說有與論語所遺九百餘字相關并及焉

舊唐書鄭覃傳曰覃奏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名宿儒與學校正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

王溥唐會要曰太和七年二月勅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勅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開成二年十月告成

趙崡石墨鐫華曰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所勒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倒損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字立於碑旁以便摹補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要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

朱楓雍州金石記曰唐國子學石經論語七石凡一萬六千五百九字今猶在西安府儒學

金石文字記曰唐開成石經禮記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而誤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大學人之其所親

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僻若有一个臣个誤介其與
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大學
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論語賜也爾愛其羊
爾誤女不知其仁仁誤人子使漆雕開仕雕誤彫再斯
可矣斯誤思三人行三上多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得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人吾
猶及史之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諸誤謂
何德之衰衰下多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
人焉爾乎爾作耳人潔己以進潔作絜其先脫而後添
注者陽貨孺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凡經中虎字皆缺

筆作虎避太祖諱也淵字皆缺筆作渁避高祖諱也世字皆缺筆作卋泄作洩棄作弃葉作枼民字皆缺筆作巳氓作甿緡作緍避太宗諱也豫字缺筆作豫避代宗諱也适字缺筆作适避德宗諱也誦字缺筆作誦避順宗諱也純字缺筆作純避憲宗諱也恒字缺筆作恒避穆宗諱也誕字缺筆作誕避敬宗諱也

按唐石經與今文異者何不止顧氏所舉若大學之辟爲作僻論語之漆雕作彫我三人行必得我師何德之衰也諸條古本所傳多如是不得謂之誤也先脫後添者亦不止巧言一章如未若貧而樂樂下添注道字予有亂十人亂下添注臣字若匹夫匹婦之

爲諒若上添注豈字更有以原文漫去改者如女愛
其羊不知其人女與人俱經漫改又黿鼉蛟龍蛟改
作鮫衫絺綌衫改作袗居不客容改作容原文漫去
不盡隱然可辨所改筆迹迥不逮前或者即明王堯
惠等所爲乎淡懷平時所刻禮記久悉崩壞廟學二
篇之存有石經莫或先於此刻論語居百五十九卷
之十近復有孟子石經與此百五十九卷並揭行世
乃　國初人賈三復所續刋
趙抃成都記曰僞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
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於
石其書丹則張德釗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

也石凡千數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
石刻鋪敘曰益郡石經肇蜀廣政之初七年甲辰孝經
論語爾雅先成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詩書三禮不
書歲月逮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迄工時我宋有天下
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
二禩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
席貢始湊鐫孟子逮判彭慥繼其成凡十二卷
郡齋讀書志曰禮記二十卷僞蜀張紹文書經文不缺
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論語十卷僞蜀張德釗
書缺唐諱立不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
字又逃而第七卷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

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孟子十四卷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云僞蜀時刻六經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有闕耶其論既繆又多誤字如以類廟爲類不可勝計

讀書附志門論語經注幷序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孟子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所書人姓氏

玉海曰僞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宮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

晁公武考異序曰論語文不同者八科孟子二十七科

傳注不同尤多不勝計迹其文理雖石經多誤然如舉一隅而示之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

楊愼丹鉛總錄曰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此也

曹學佺名勝志曰諸刻今皆不存惟禮記有數段在合州賓館中

按席旦字晉仲宋史有傳晁氏作席貢誤宋以孟子升經而蜀刻未有孟子旦言經爲未備至正至當何所繆哉晁氏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爲疑率爾議之非篤論也朱子集註惟訓三嘆處引石經若宋高宗石經嘆自如字楊氏謂所引爲蜀刻是已但朱子時已

有其本朝天子所寫石經而不標明獨刻何耶孟子
有石經實肇自此刻諸經傳注亦惟此刻備具此後
於唐刻而今雖零落搨本不易見惜哉
玉海曰至和元年八月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
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刊石國子監帝欲
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月工畢上之賜銀幣
又曰至和二年三月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
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倘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
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宋史宗室傳曰克繼善楷書尤工篆隸仁宗令臨蔡邕
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朝士分隸石經

周密癸辛雜志曰羅壽可游汴梁見太學九經石板堆
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眞字
李師聖修復汴梁石經記曰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
石本殘缺漫剝蓋不啻十之五六今參政公也先帖木
兒慨然以完復爲己任不數月復還舊觀奈何孟子七
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
而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
經義考曰宋太學石經在開封陳丞之猶及見之惜未
有好事者彙搨今則沉於黃河淤泥之下矣
按玉海謂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詩二十
書十三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眞篆二體而論語

不與其中盖孝經論語先刊成於至和二年其五經爲嘉祐續刊宋史長編言嘉祐六年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友直銀絹猶覺寮雜抄又言本朝石經胡恢所書當時書者要不盡出一手楊南仲章友直胡恢皆書五經入也若論語則惟克繼所書其本臨摹蔡邕似止數字不與兼具眞篆二體者同故說者別出於七十五卷外耳元時修復石本明言舊有六經論語孝經與克繼求請書石王洙乞促工限之言無牴牾也元欲增置孟子事雖未就議亦可傳

羣書會元截江網曰紹興九年上所寫六經論語孟子皆畢因刊石於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縣學

李心傳繫年錄曰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趙蟠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五月蟠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書詩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

石刻鋪敘曰高宗即位十九年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爲易詩書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大學諸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淘篤勤矣

文徵明甫田集跋小字石經曰右石經殘本百葉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

書孝經總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此所有惟易春秋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

郎瑛七修類稿曰宋高宗石經嘗以頒賜諸州縣庠朱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疊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後更學為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為仁和學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石經亦

昇致焉歲久零落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屬郡縣收緝凡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為不全之器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

經義考曰明於杭州府儒學築廊先師廟儀門外貯宋高宗御書石經崇禎甲申後廊圮乃嵌壁中左壁易二碑書六碑詩十二碑禮記惟中庸一碑論語七碑孟子十一碑右壁春秋左傳四十八碑共八十七碑

按高宗所書禮記五篇皆以賜新進士初無勒石太學事也紹興五年賜汪應辰等御書中庸八年賜王佐等儒行二十一年賜趙逵等大學二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三十年賜梁克家等經解玉海俱詳識

之淳熙時趙蟠老請行搜訪以補禮經之闕正以分
賜在外官府已無舊本故也石刻鋪敘謂五篇亦先
送成均刊石本是今所存中庸文自必自邇至末論
語文自學而篇首至顏淵篇君子不憂又自衛靈公
篇言不忠信至陽貨篇迷其邦又自子張篇可者與
之至堯曰篇末孟子文自梁惠上篇不可以敵強至
下篇則何爲不行又自齊宣王問曰湯放桀至公孫
上篇管仲晏子之功又自今此下民至滕文下篇湯
使人問又自萬章上篇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至告
子上篇指不若人則知惡又自下篇下而去之賢者
固如是乎至盡心上篇是求有益於得又自桃應問

曰至下篇是爲馮婦也內凡敬多作欽讓多作遜殷多作商匡多作正恆多作常徵多作證樹多作植亦或闕筆爲敬讓殷斥恒徵皆以避諱故也論語諸章俱通長寫孟子每章首俱別提行

蘭谿方耀會校字